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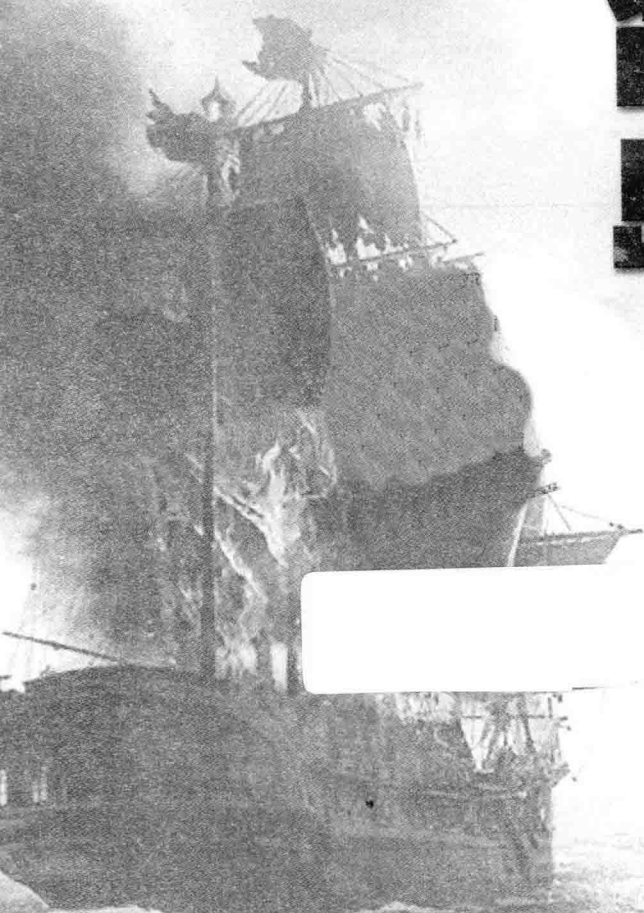
胡辰龙 著

夺命岛 THE DEADLY ISLAND

胡辰龙 著

夺命岛

THE DEADLY ISLAN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夺命岛 / 胡辰龙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108-2611-5

I. ①夺…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8091号

夺命岛

作 者	胡辰龙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75
字 数	193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611-5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夺命岛 Duó mìng dǎo

夺命岛之复仇之岛 ————— 01

夺命岛之割据之岛 ————— 23

夺命岛之神威之岛 ————— 143

夺命岛之覆灭之岛 ————— 229

后记——写给十年前的自己 ————— 247

夺命岛之复仇之岛

我的名字叫于源。

从来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变得如此奇特。这对于原本只是一个普通记者的我来说实在难以想象。在我人生即将结束的时刻我仍然无限感慨，不断地思考我整个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个轨迹。它们像是一把刽子手用来斩杀无数生灵的大刀上的一道道血痕，又像是经历必要季节而无奈掉落的一片片枯叶。直到我被按倒在地，脑后被抵上冰冷的枪口，这一刻，我仿佛体会到了生命真正的价值所在。当你被玩弄腻了，生命也就此终结。终于，我等到了结束的一刹那。我听到了枪声，我感觉到了子弹钻入颅骨、穿梭大脑再飞出前额的快感。我也闻到了混着脑浆的血腥味，那鲜红的血液与脑浆一同迸射出的声音。

我出生在一个叫 G 国的地方。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杀机四伏的年代。王室贵族和资本家交替专权。

当这里的人们早已习惯在颠倒的黑白、混乱的环境中苟且偷生，我却活得很幸福。我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个爱我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妻子小爱是一家商场的职员，端庄漂亮，但并不是艳丽、妖娆的那种。妻子比我小两岁，是个勤恳、正直的人。我们结婚已经九年，日子虽平淡，但也称得上无忧。我喜欢她对我微笑的样子，总能在她明亮的眸子里看到幸福的微光。每天傍晚下班，我们会一起回家，我总能在晚霞中为这迷人的微笑陶醉。女儿刚刚八岁，活泼可爱。当她婉转的童音喊我爸爸时，

我会亲着她的小脸蛋把她抱起来扛在肩上。我们一家人就是这样和和美地生活。我想，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真的到来，我们家是最没有遗憾的。

然而，那一天来得却远超出我的想象。

“阿源，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一天晚上小爱笑着问我。

“嗯。忘了，很特别的日子吗？”看我迷惑的样子，小爱有些失望。她噘着嘴，用一种既天真又埋怨的眼光看着我：“傻瓜！是我们的九周年结婚纪念日啊！”

“啊呀！瞧我，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了。今年，我们一定要过得张扬点，你说呢？”我心里顿时满是期待。小爱开心地笑了。她的笑依然那么美，我的陶醉可想而知。但是这一刻，一种奇怪的感觉也涌上心头。我总感觉小爱的笑容变得有点凄美，竟然有了些告别的味道。

“你怎么了？”小爱察觉到了我脸上闪过的愕然。

“没什么，工作了一天有点累。”我苍白的敷衍无法掩饰刚才惊异的发现。或许，真的是工作的疲劳产生的心理作用吧。

结婚纪念日这天，我穿得十分体面，连繁重的采访工作都觉得格外轻松。新闻报道仍旧是那些粗俗不堪的市井庸闻，但我并不觉得枯燥。家庭不仅使我感到温暖，而且连精气神都变得旺盛，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爱的力量。

下班后先去学校接了女儿，然后带着她直奔小爱公司。小爱早已在大门口等候。女儿懂事地为我们献上祝福。随后我们一家人去了本市非常豪华的一家餐厅。在柔和的灯光下，小爱的目光是那样妩媚，她虽然并没有浓妆艳抹，但我觉得她像是这世上最美的女子。

晚餐过后，小爱叫了这餐厅的特色糕点，她本来想叫三份，但因为我不爱吃甜食，就只要了两份。

“你没有口福了。”小爱用淘气的口吻说着，我释然一笑。

“小爱！女儿！小爱！女儿！”我发疯似的跟着被医生推着
的急救病床，嘶哑地喊着她们的名字，直到急诊室的大门在我面
前无情地关闭。我被门口的医生拦住，但我的心此刻谁也无法阻
拦。重重地摔坐在急诊室门口的椅子上，我抱住了头。

女儿和小爱因为昨天在餐厅的糕点而食物中毒了。她们病发
非常突然。直到送进医院也不能使我放心。我心里像是十五个吊
桶七上八下。一分钟、两分钟。时间突然慢了下来，我好像经历
着几个世纪一样漫长的折磨。我快要崩溃了，眼前浮现着小爱和
女儿的面孔，想着以前共同经历的幸福时光。突然，我好像明白
了那个晚上小爱笑容的含义。那种带着告别意味的凄美微笑。顿
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不久，亮着“手术中”的大灯熄灭了。一个医生一脸冷漠地
告诉我：“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你妻子和女儿是因为食用
了有辐射污染的食物引起的急性中毒。我们也无力回天了。你节
哀顺变吧。”

晴天霹雳。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无法相信摆在眼前的已
经被白布盖住的冰冷的两具遗体。这个悲惨的事实让我掉进了无
底深渊。

午夜，我从噩梦中惊醒，衣衫已经被冷汗完全浸湿。在梦里，
我又一次看到小爱和女儿的微笑，她们笑得那么开心。而当我伸
手要触到她们时，她们却离我越来越远，直至消失在视野里。

我终于崩溃了。失去了唯一的幸福、唯一能支撑我生活的动
力。仰望苍天，我曾经那样骄傲而庆幸地夸耀我美满的家庭，可
是顷刻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苍天啊，你为何要这样对待我？
为什么？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查，我要告！我要还她们一个明
白，还她们一个安宁。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轻易查访到一些企业，进入这家餐厅内

部也并不太困难。毕竟是记者，对付这类事件，我有独特的手法。我以跟踪调查的方式去查这餐厅的底细。惊异地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食物中毒引发的事故竟成了家常便饭，因为某些幕后之人的放任和本身的影响，这种事情常常不了了之。很多受害者敢怒不敢言。我已经不再顾忌那么多，失去了生活的奔头，胆量似乎也大了起来，就把这些恶行全盘曝光了。

“你真是太冒失了！你知道你捅了多大的娄子吗？”报社主任不由我分辩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我只知道我不会让我妻子女儿死不瞑目！”

“这种事轮不到你自作聪明！你会栽大跟头的！”

下班了，我独身一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个家破人亡的人所遭受的痛苦还能用什么方式去排解呢？而更令我痛苦和费解的是这种无所依托无所倾诉的无奈。就像处在一个表面炽热但实则无比寒冷的欲望空间里。直到亲身经历，才真正理解这些所谓的“道理”有多么残酷。

“是他吗？”我听到身后有声音，下意识地回头看让我惊呆了。五六个痞子模样的人朝我冲了上来，气势汹汹地把我团团围住。

“打！”随着为首的一人一声令下，拳头随即像雨点一样向我砸来。我被他们按倒在地上，他们立刻连踢带踹地继续打着。我两手抱着头蜷缩在地。透过仅有的一点空间，我看到了他们每个人脸上狰狞凶狠的面孔。很快，周围便围上一大群人看热闹，但却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他们冷眼旁观着，似乎在看一场并不感兴趣的戏。那种不屑的眼神好似一把把利刃砍削着我的心。

当我再也无力挣扎时，这群人便一哄而散了。我几乎没有任何知觉，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到街旁的公共电话亭拨打了急救电话。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时，我仍然被那巨大的痛苦笼罩着，眼前似乎还飞舞着被拳头击打时的惨状。

几天后，主任到医院探望了我。“我早说了，你迟早会栽大跟头的。你得罪谁不行，偏要去得罪那餐厅老板。人家可是堂堂州议员的弟弟，本来给你笔赔偿金就算了，你说你……”

仍旧像原来那样活着。虽然还在住院，但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身上的伤很快会痊愈，心里的伤却再难康复。想着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的绝望了。每天坐在床边，双眼空洞地盯着窗外。凌晨和黄昏在眼前不断地交替着。这个杂乱的世界似在不规则地转动。那是一种沁人心脾的绝望。

从医院的窗口跳出，我一路奔到这片无人注意的郊区。稳定住情绪，我开始打量四周，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我放心了，从腰里抽出一样东西，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军刀。这是不久前采访一位退伍军人时，对方送我的纪念品。

看着手中的军刀，我心里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兴奋。太好了，就要离开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了，就要解脱了！

我把军刀在手里晃了晃，在阳光下它的寒光更显逼人。刀刃在指尖轻轻一划，一丝鲜红色应运而生，鲜血一滴一滴地顺着指尖落下来。

“来世，我希望能生活到一个幸福的国度去。”我祈祷着，以我平生最虔诚的口吻，但转瞬，我的虔诚变成了咆哮，用尽力气向着天空咆哮！

双眼瞪视着这让我无比痛苦的苍穹，我张大了嘴巴，军刀的刀锋对准了喉咙口，只要我稍一用力，锋刃就会刺进上腭穿脑而过。

但是，我却停了手，缓缓拿开军刀。不行，我不能死得这样难看，应该让所有人看到，我这样一个人是如何轰轰烈烈悲壮地离开的。我要以一个傲视同群的姿态离开，而不是这般惨不忍睹。

再次提起军刀，凝望着那寒气透骨的刀刃，我的嘴角露出了狞笑。猛地，我将它狠狠地向颈上挥去。随着皮肤、韧带、肌肉

被刀割开的凄厉声，鲜血狂妄地喷洒出来……

不过，那不是我的血。

我愣住了，眼睛直直地望着眼前这个高大挺拔的男人，他正用左手捂着因阻挡我自杀而被砍伤的右臂，脸上的表情略显痛苦却很镇定。不等我有所反应，这男人一跃而起，一手将我拿军刀的手腕拐到背后并夺下军刀，另一只手握成拳头重重砸在我脸上。

“没志气，好好一条命干吗就这样浪费掉！”那人厉声吼道。

“这……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应声倒地的我挣扎着爬起来。“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恨透了这没天理的世道，它害得我家破人亡！活在这世上，简直是羞耻。”我的声音由痛苦逐渐变成痉挛。

“懦夫！你不会去报复吗？”

惊愕于他的话，我又一次愣住了。呆呆地望着他，这才看清他的脸。

那人长了一张宽脸膛。一双不大的眼睛睁轻蔑而不解地着我。

“看来，你根本不懂得珍惜生命，珍惜你剩下的所有。”

“报复？珍惜？我从没考虑过去报复。至于珍惜，我再没有值得珍惜的了。”我无奈地摇着头，瘫坐在地上。

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在脑海中越发清晰了。是啊，我为什么要像这样受屈，我为什么要这么痛苦？我死了是能够解脱，是能够一了百了，但又能有什么用呢？我的死只不过会成为这片残垣断壁中的一粒微尘。可是如果反过头放手一搏，不是更痛快吗？反正横竖都是死，为什么不死得轰轰烈烈？是的，我不能就这么死了，这世界上不该只有我一个人痛苦。

这个想法如同决堤的洪流在脑中蔓延开来。但我又犹豫起来。我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记者，我能怎么报复？要对付手握重权的州议员的亲属几乎就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

那人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他露出一丝微笑：“如果你苦于有力无处使、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我又一次直愣愣地望着他，我几乎都能感觉到自己眼神中的呆滞和无助。

那人笑了。“我叫万高，如果你愿意跟我走的话，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如果你再没什么顾虑，我们今天就走。晚上有一艘豪华客轮，我们就坐它。”

“去哪里？”

“一个人工岛。”万高的视线离开了我飞向远方。“那地方，是你我都向往的。”

“我还不明白，你说清楚些。”

“迟些会告诉你的，你现在马上回家收拾东西。我和你一起。”

我不再当他是陌生了。虽然说随便相信一个只介绍姓名就要求一同离开的人实在欠斟酌，但我还是下定决心不再犹豫。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自己心里也有着像他话中那样的期待。

回家路上，我把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万高，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连表情也是镇定得让人觉得冷漠。一进家门，本想以最快的速度简单收拾，但我还是感到浓浓的不舍。这个家是我和小爱共同努力九年组建的地方，是我和女儿玩耍了八年的乐园。这房子里似乎还残留着她们的氣息、飞扬着她们的笑声……

晚上下起了雨，我和万高来到繁忙热闹的市港口。看着眼前这艘颇具规模、装潢华丽的高级客轮就是我们即将乘坐的。我看了看身边的万高，他黝黑而宽的脸膛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

“怎么不和我说说你的事？”我问。

“怎么现在才问？”他反问我，语气里竟有些迫不及待。

“难道不一样吗？”我平静得回答。老实说，我没想到自己的语调是那样平心静气。也许经历了巨大的沉痛和悲伤的洗礼吧。

“上船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万高说着向前走去。

一会，我们登上了这艘即将开往国外一座人工岛远游的豪华

客轮，并进入了预定好的客房。

当万高开始讲述他的过去时，我竟发现一丝悲凉爬上他的眉梢。在他断断续续的陈述中，我了解到他原来是个农家子弟，因为当地恶霸和劣绅的勾结，他的妻子被霸占，他也蒙冤入狱。出狱后，他立下毒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后来，他凭一己之力杀光了那恶霸全家而遭到通缉，这才准备远走他乡。

真不知在一片禽兽的修罗场中，还有多少像这样痛苦的人们在挣扎。

“我本是个孤儿，早已无牵无挂。但自小乡亲们就待我很好。这一去，恐怕再不能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了。”万高无奈地摇摇头。

“好了，睡个好觉，晚安。”说完，他回了自己房间。

隐隐约约能听到船上人们狂欢的声音，那声音夹杂着放荡、糜烂甚至是毁灭的气息。相信在那灯红酒绿之间，空虚和堕落没什么可以掩盖。窗外，海风不时吹起一层层浪花，水流疯狂地拍击、翻滚着，透出的是挑衅的气氛。这一刻，我想起了小爱，想起了女儿，想起了我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此刻的心情却不再是悲痛，而是怀念。我知道，我即将迎来一条全新的生命、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我睡得最熟的时候，我被悄悄进入我房间的万高惊醒了。本想开灯却被他阻止了。

“发生什么事了？”

“声音轻一些，现在你仔细听好。晚上咱们上船时，你看见那些乘警和水手了吧，待会，我们会让他们的白衬衣比染店的染料更红！”

“你要我和你劫船？”我大吃一惊。

“对，不过不只我们俩，还有我的兄弟们。我们的目标一样，都是那座人工岛。”

“算上你我们只有二十几人。不过放心，控制这条船绝没问

题。经过我今天对你的观察，你绝对够格成为我们的一员。你一定想问我们为什么要劫这艘船吧？我和兄弟们商量过了，这次坐这船旅行的人都是非富则贵，所以我们要把他们的钱财连同这艘船一起当见面礼送给人工岛的朋友。对了，关于那岛的事你还不清楚吧？其实不用我多说，去了你就明白了。待会儿，你在窗口看见红色的礼炮，那就是我们的信号。看到后你就冲出房间，我的人会在门口接应你，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做。对了，这支枪你拿着。好了，准备大干一场吧。”

说完，万高快速闪出了房间，我今天还没回过神来。我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一场空前的风险，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已经选择了，那就来吧。我低头看看手里的枪，那是一把已经装配好子弹的点四五口径手枪。我虽然在采访中也多少接触过武力事件，但从没有用枪杀过人，不禁开始担心起自己，但很快便镇定下来。孤注一掷吧。

午夜的寂静原本不该包含这么复杂的气象。我蹲在窗前，静静地等待着窗外的红色信号。外面仍旧下着雨，不时还会有道道闪电。过道上偶尔会经过一两个无精打采的保安巡视而过。我感到我握枪的手心里已经出了不少汗。这片刻的寂静像几个世纪般漫长。

突然，随着一声礼花般的脆响，一道红色火焰腾空而起。我看到那是在我视线不远处的甲板上。耳畔隐隐听到外面急促的脚步声，我知道，行动已经开始了。

深吸一口气，牙关一咬，我提起手枪冲出房间。果然像万高说的那样，在走廊上站着个黑衣的年轻男子，他双手各持一把和我一样的点四五手枪，早已准备好接应我。

我跟着他跑出了走廊来到仓顶大厅，只见里面的保安东倒西歪地死在了地板各处。眼前大概有五六个穿黑衣的人，他们有人抱着来福枪之类的重武器，有人拿着手枪，正在威吓着大厅内仅存的几名工作人员。我看见万高从中间走了出来，他一手持枪，

一手拿着一张纸。

“很好，兄弟你很守约。”

“现在怎么样了？”我问道。

“船上的保安很好对付，咱们的人已经去控制这条船了。”

万高得意地说。

“万一被海上巡逻的警察发现怎么办？”

“哈哈，放心吧。你知道我们现在离G国多远吗？我们已足足开出八百多海里了！在这片海域这个时间根本不会有人巡逻。”

“可是船上还有警备队啊。”

“对付那帮家伙不会太麻烦的，况且，援兵就要来了。”

“援兵？”

“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还有人会分成两艘自己的船带着武器装备来支援我们的。”万高说着，把手里的纸递到我面前，“这上面记着这船上出我们以外的所有乘客。我说过，他们全都是富得流油的人。待会儿，你会知道我怎么做的。”

我们说话的这段时间，大厅外的枪声逐渐连续起来。我开始深刻地体验到什么叫做弱肉强食。

几分钟后，我们一千人马跟随万高从大厅直奔甲板。我看到在整个甲板以及通往甲板的几条过道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船上保安的尸体，间或也有一两具穿黑衣的我方兄弟的尸体。同时，我也看到七八名穿着蓝黑色制服的乘警在靠近甲板的前仓附近不时向我方的人射击。震耳欲聋的枪声和弥漫的硝烟让我很难看清现在究竟战况如何。

“梁松，你带几个兄弟从侧面包抄。”万高倒是临危不惧镇定指挥。他身边的一个小伙子立刻带人从侧面闪出。很快，我也加入到这激烈的对决中。我拼命地朝敌人射击着，即使无法确定是否命中。

鲜血不断地从几个乘警身上迸射而出，我们的人占了上风。

“梁松，那边怎么样了？”在万高的招呼声中，刚才的那个小伙子已经回到面前。我这才看清他的长相，虽然很年轻，但脸上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老练。尤其是大而有神的双眼，似乎能够洞察一切。

“船长和他身边的手下都已经解决了，但大副逃了。好像他身边还有些帮手。”梁松回答。

“让他们多活几分钟也无妨。我们的客人们怎么样了？”

“已经全被我们带到礼堂了。”梁松指了指不远处的楼梯。

“走吧，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一行人下了楼梯。

礼堂里的人确实不少，从他们的衣着来看的确是上流社会的典范。他们个个蹲在地上，男男女女一律双手抱头。他们因惊吓过度而扭曲的面孔和蜷缩的身躯已充分说明再没有什么抵抗意识了。

“听好了各位，我们今晚到这是为了发财，并非杀人。所以我希望各位能老老实实在地合作。现在，把你们身上所有的现金珠宝统统放到黑衣人的布袋里。至于你们的房间，刚刚我们已经光顾过了，在此表示感谢。”万高的笑此刻显得很阴险。

一会儿，所有的人身上的财物都被洗劫一空。万高看了看手表，已经快凌晨四点钟了。他下了命令，于是所有的人都被带到了甲板上。我原以为他们的生命即将在此终结。毕竟已经沦落为劫匪，难道所谓的“不杀之言”还会很有分量？但意外的是，万高为他们放下了船上的几艘救生筏，只剥夺了他们的通信工具，而并不是生命。船重新开动，他们的救生筏在海上越漂越远。是生是死，听天由命。

“好了，现在只剩下几只躲在船中的老鼠。”

万高话音刚落，一道刺眼的闪电便划开天空，把这黎明前的黑夜照的犹如白昼，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雷声，令船上的每个人都惊心动魄。

但更令我震惊的并不是这雷声。在这滂沱的大雨中，我看见

夺命岛

客轮大副带着十几个乘警从后舱旁的过道上快速向这边移动。虽然在暴雨交加的时刻不可能真正看清，但在刚才的交锋中足以感觉到对方的火力绝不比我们弱。大家急忙撤离甲板返回大厅。此时已有两三个兄弟为了掩护中弹倒地。

关键时刻，万高格外镇定地改变了策略，看来他早有准备。大家继续兵分两路不与敌人正面冲突，而是采取游击的方式同对方周旋指导援兵到来。

梁松首先带人进入通向内仓的走廊，万高也带着我们几人向大厅一侧的走道冲去。但乘警的速度比我想的还要快。他们已有人冲进了大厅发现我们的行踪。几条火舌疯狂地向我们喷射过来。再次牺牲了两个弟兄，终于绕到走廊的尽头。眼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向上方的阶梯，从这便可以到达甲板，上面很可能还有敌人，贸然上去就有正面交锋的风险。另一条路向下延伸通向乘客住的客房。

万高思索片刻竟带头冲向通向甲板的阶梯。身后三四个兄弟分开跟上。我根本来不及疑惑，只得跟在后面。

甲板上的战斗基本已经肃清，大副和他的人马已全部冲向大厅。他们看来已经察觉到我们人员不多，想要一口气全数剿灭。只可惜我们声东击西地避开了。

不知道梁松那边怎么样了。但当下的任务还很艰巨，必须将对方先拖散才能有机会反击。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过了客房。万高的速度非常快，我毫不犹豫地紧追着他，这使我看不清周围的情况，我只感到我们在不停地七拐八绕，周围的光线越来越弱。

万高终于停了下来，从刚才的行动看，他的确进行了十分周密的部署，连这里的构造都搞得很清楚。

“这里是哪？现在我们怎么办？”我问。

“这里是仓库，放的大部分是燃料。听我说，现在已经是早上五点多钟了，援兵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现在这躲一会儿”万高走到一边，拿出一支香烟点燃。

回想刚才发生的一系列情况，我开始有些胸闷，好像胸口有个什么东西在躁动不安。心跳逐渐加快，头开始一阵阵的疼。

恰在此时，我突然听到了几声来自背后的枪响，那正是万高所在的位置。回过头，万高正握着枪朝着门外的方向射击。猛然间他又回过头朝我大喊：“快闪开！”同时，急促的脚步声又在背后响起。

我下意识地往身旁的墙角躲闪，但我并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敌人的目标之下。两三个乘警已经冲进了仓库。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给了我无比的压迫感。我蹲在墙角举起了枪向着我认为是前方的地方拼命射击，直至打完最后一发子弹。

乘警应声倒地。

但我慢慢睁开眼睛，我仍然无法放松，还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万高拽起我的手往外走时，我才渐渐恢复知觉。

重新飞奔到甲板上，天空已经呈现鱼肚白。耳畔还响着零零散散的枪声，但已经不再激烈了。踉踉跄跄地在船边栏杆旁站稳，我又有了新发现。

不知何时，客轮两旁已停了两艘轻型快艇，有几名同样穿着黑衣的男子已扛着武器上了船。万高见状，更是欣喜若狂。看来，这就是我们的援兵了。

在将仅存的几名乘警处理完后，万高开始清点我方人数。除了夜里折掉的几个兄弟外，还有十余人。

“怎么不见大副的尸体啊？”万高身边一个灵巧瘦小的男人突然问道。此人一头紫红色头发，其貌不扬，但身手却极其敏捷。在刚才的战斗中，我也几次见识到他矫健的身手。

“放心吧杰克，往海里看看。”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来到面前的是一个扛着还在冒烟的火箭筒的健壮男子。他健硕的身材及脸上清晰可见的伤疤足以说明是个练家子。

众人随即看向海里，大副的白色硬沿帽还漂在海面上，而下面则是一滩逐渐溃散在海中的血水。显然，大副刚刚已成了这人